

阿慧:用摇晃的时间呈现绵延不尽的生命气象

王冰

在中国当下的散文家中,阿慧是一个勤奋、认真、颇有天赋的作家,也是一个在散文写作中紧贴地面,散发着地气的作家,更是一个用生命用力写作的作家。不论其他,但就她随着河南老乡去新疆的棉花地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地头、田间、住地,与摘棉工们真诚交往,就必然使得她创作的散文与众不同。读阿慧的散文,能发现诸多优点,其中有一点很是突出,就是阿慧散文中摇晃的时间。她用自己的文字营造了一个个在时间中摇晃的情景,使得她散文中的时间也变得飘渺不定,从而具有了文学中的审美特质。

我们知道,在现代散文中,叙事作为基本的手法,使得散文中的时间与小说中的时间一样,在写作实践中自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与古代传统散文相比较,现代散文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散文叙事的完整性被打碎了,由此使得散文家的直觉思维与事实上呈现出的散文,出现了时间上的

落差。正是这种落差,使得作者笔下的散文变得摇曳多姿,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阿慧的散文也是如此,我们能够透过她细腻灵动的文字,看到她散文写作中时间的摇晃,以及在破碎的时间中要表现的世事变化和人生起伏的七零八落。

可以说,阿慧的散文是其对所经历的、或者所见到的、日益复杂无序的现在的一个映射和回应。在其散文创作中,阿慧看重的不仅仅是事件的真实时间,更是她作为散文家对心理时间的强调。她用她写作散文时的心理时间,弥补了现实时间带给散文创作的不足和缺憾。阿慧以一种自己心理特有的散文时间结构方式,进行着一个主体性的作家个体对世界悲情却又温暖的表达。可以说,时间性既是阿慧写作散文时使自己入迷的地方,又是她的思维自觉脱出秘境的开始。由此,她的笔下便出现了一个多元的、带有跳跃感的世界。也就是说,阿慧在对时间进行情感和理性处理的叙事

中,使自己的情感和文中人物的情感相互交错,在其内在具有因果关系的经验范畴之内,又建起了一个自己很难脱出的回望中的世界。于是,虚构的时间与现实的时间,同时在阿慧的散文中出现了,她试图通过时间维度的交叉,实现她复杂的散文创作。因此,可以说,阿慧既是散文时间的漂移者,也是散文时间的坚守者。她或者坚定于时间的牢笼,或者通过时间主题来对自己记忆中的世界进行诗性观照。于是,她散文的时间是走向哲学化的时间,她写作时心态的从容,就是她人生模式与时间结构关联出的一个新的空间。

一般而言,散文家直觉思维的非逻辑性,使得散文体现出一种写作的非时间性,它往往强调的是散文家在俯仰之间的天机自流。比如,古代文人在为文时,一瞥之下,就有可能使一个作家的主体和外在的客体之间融汇交通,由此进入心灵顿悟的情境中。陆机曾感叹:“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数,故

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由此可见,阿慧散文的秘诀就在于对往事时间上的开与闭、通与滞,思维的缓与急。由此,她才能写出人生“时有终始,世有变化”的奥妙。而阿慧散文的“日新之流”,就是往事如烟,就是什么都留不住,只有凭借一种特别时间意识,将其在摇晃的情景中呈现出来,最终赋予散文一种更为广阔的忧伤意识和生命的深厚内涵。也正是因为阿慧的散文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才使得她的散文既有诗意的表达,又有理性的认识和把握,是一种情与境交织成长的融汇,情感便在时间的摇晃中如东水注,让人动容。

因此,阿慧是一个在生命的摇晃中进行写作的散文家,也是一个能够在摇晃的时间中写出散文佳作的散文家,她在摇晃的时间里呈现出了一种绵延不尽的生命气象。②8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培训部主任,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洋河水库天鹅舞

新华社发

那场刻骨铭心的婚礼

曹新旺

有一场不一样的婚礼令我刻骨铭心!
(一)

1990 年的那个冬天,我到了千里之外的塞北当兵。军营坐落在海拔近 3000 米的一个山坳里。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空气稀薄、冬天特冷。

我的班长叫任刚,中等身材,结实魁梧,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透露着军人应有的刚毅。班长是全班出了名的训练标兵,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被部队列为了提干对象。

与班长乍一接触感到他有点严肃,但时间一长,我会到了班长硬汉形象后面那颗细腻的心。训练场上他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我们各种动作要领,很少对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发火,夜晚常常起来为我们盖被子、掖被角。有的新兵夜间站哨有些害怕,他就起来陪着,光陪我就不下十次。我们谁有个头疼感冒啥的,他领着我们跑前跑后地看医生,让我们倍感温暖!

在新兵的训练生活中,我们与班长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感情,尤其是我与班长成了无话不聊的“哥们”。

(二)

在不断的交往中,我对班长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一些私人秘密。

班长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农民,兄妹三人,他是老大,家庭条件并不好。高考落榜后,女朋友劝他复习一年,迫于家庭条件,他放弃了,选择了当兵。

临行的那个晚上,皎洁的月光下,四目相视,她的眼里柔情似水。她用纤细的小手拉着他那双以后为她遮风挡雨的手。这是他们第一次拉手,第一次距离这么近,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呼吸。他有些不自在,手心里汗津津的,她突然抱住他,献上她深情的初吻……

仰望苍穹,班长自言自语地说:“那天的月亮那么圆、那么亮,她是那么温柔、那么美!那一刻,我真的好幸福……”班长陶醉其中!

我静静地听着班长那美丽的故事,被故事的情节所感染。

“班长,吻后呢?”我好奇地问。

班长被我的冒失惊醒,捶了我一拳,说:“你小子想什么呢?”

“不想什么!我就想知道后来咋了?”

“后来,没有了!”

我说:“班长,你不会激动得断片了吧!”

“什么激动得断片了,你小子懂的

还不少!她放开我害羞地跑了……”

“噢!跑啦!”我有些心不甘!

此时,班长遥望远方,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当时他们并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她的父母更不知情。班长当兵后,她也上了大学。虽然相隔千里,但他们鸿雁传书,感情日益加深,也确定了恋爱关系。

她向父母道出了实情,母亲坚决反对!要与她断绝关系,她很迷惘甚至有些绝望。

看着她长长的来信,他哭了,信纸上有知心爱人的斑斑泪迹,他明白她受了多大的委屈,两人的泪水在信纸上交织,模糊了字迹,但清晰了内心!

那一次,是我与班长最为敞开心扉的谈话。

(三)

也许是他们的爱情感动了上天,也许也是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反正也许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班长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她的父母同意见他一面。我问班长,啥情况?

原来,他的那个她整天以泪洗面。她的父亲看着很是心疼,就对爱人说:“你也别太拗了,咱先见见那个小伙子,看看他到底怎么样!”母亲心软了,她也心疼女儿,但就是有些转不过弯来,听爱人这么一说,也就勉强同意了。

班长踏上了相亲之路,去接受对爱情的大考。

考核很顺利,他未来的丈母娘看到未来的女婿虽然不是很帅,但身材魁梧,腰板挺直,言谈举止有礼有节。崭新的军装有着不一般的飒爽,还有那金灿灿的军功奖章,女儿又那么坚决……就这样,班长的考核顺利过关。

(四)

是年,班长,哦不,是排长。因为班长提为了我们的少尉排长,而他们的爱情也到了收获的季节。婚礼将在军营举行,这不仅是我们连队的喜事,也是全团的喜事。因为在海拔 3000 米的军营里举行婚礼,排长是第一个。

那天,蓝天白云,风和日丽。随着一声鸣笛,一辆军用吉普车稳稳地停在了营院。循声望去,只见一位姑娘从车上下来,身材苗条、长发飘逸,大眼睛、柳叶眉,标准的东方美女。带些碎花的白色连衣裙在微风中飘然而动,煞是好看!我们这些小伙子们眼都看直了。有些不知死活的家伙直砸吧嘴:真漂亮!

此时,排长满面春风地从车上下来了。我喊了一声:别瞎想了,是嫂子来了!我们围了过去,亲热地叫着嫂子,争先恐后地与嫂子握手,有点害羞的嫂子已是粉面桃花。

婚礼定在了一个星期天。

那几天,为了给这对有情人举办一个热闹而又隆重的婚礼,我们忙得不亦乐乎。挂彩旗,拉彩带,贴上火红的大喜字,整个营院如过年一样张灯结彩。

是夜,我与几个战友还在忙活着,为排长明天的婚礼做最后的准备,生怕婚礼因我们想的不周出现漏洞。把婚礼现场的连队俱乐部看了又看,东西摆了又摆,直至满意为止。突然,空中一道闪电,我心中一惊!老天爷呀!你过两天再下吧,明天可是我们排长大喜的日子,他们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但老天爷没有听话。天好似被谁捅了窟窿,大雨倾盆而下……

第二天,雨还是那么大,但排长的婚礼照常举行。团里的领导来了,营里的领导也来了,我们连长、指导员全部到位。

今天的排长格外潇洒帅气,今天的新娘更加妩媚动人。当团政治处主任宣布婚礼正式开始时,悠扬的婚礼进行曲响起……

就在此时,随着刺耳的刹车声,一辆军用吉普停在了婚礼现场门口。从车上下来的团作训参谋急匆匆走向团长,在他耳边汇报着什么。团长的神情顿时严肃了起来,向正在主持婚礼的政治处主任说了几句话,只见主任严肃地大声说:“大家静一下!”

喧闹的现场立刻静了下来。

“现在,婚礼必须暂停!”

主任的话一出口,我们都傻了。排长与新娘子脸上的笑容立即僵硬在那里。

主任接着说:“同志们,有紧急情况,而且刻不容缓。驻地出现山体滑坡,有人被洪水围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正遭受严重威胁,上级命令我们迅速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不得有误……”

“任排长、新娘子,实在对不起了,我们团领导先给你们道个歉,等我们打完抗洪抢险这一仗,继续为你们举行隆重的婚礼!”

军令如山!

“任排长留下!全体紧急集合!”连长下达了命令。

风雨中,我们迅速集合完毕。

“出发!”连长又是一声令下!

“报告!排长任刚请求入列!”这声音如空中的炸雷一般!

只见排长装备齐全地矗立在风雨中,一把红伞下站着新娘子。

连长犹豫了。

“报告!排长任刚请求入列!”还是那个炸雷般的声音!

“入列!”连长下达了口令!

排长向新娘子挥了挥手说:“回房间吧,别感冒了!”我看见紧咬嘴唇的嫂子,泪水在她的脸颊上流淌着。

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排长留给嫂子的最后一句话,这成了他们的永别!

(五)

排长为了解落水群众永远离开了我们……

他被人冲走的瞬间,竭尽全力把群众推到安全地带。群众得救了,他却献出了年仅 26 岁的生命。我们沿着排长被冲走的路线,一路哭喊着、寻找着,我们多么希望他能活着回来。还没有来得及与排长拜天地的嫂子,哭喊着排长的名字,几度昏厥。

两天后,我们在下游找到了排长的遗体。看到遗体的那一刻,嫂子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刚子,你醒醒,你醒醒……”

那哭声,撕心裂肺!让人肝肠寸断!排长被迫授为革命烈士和抗洪英雄!遗体告别后,嫂子找到了连长和指导员,说出了她最后也是唯一的请求:继续与排长举行婚礼!

嫂子的请求感动了连长、指导员,也感动了团里的每一位领导。

团委说:“这个婚礼我亲自主持!”

那天,所有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泪水。嫂子还是穿着那身洁白的婚纱,但她的身边没有了人生中的至爱,她小心翼翼地捧着排长的遗像。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政委已哽咽得说不出话了。

此时,嫂子把排长的遗像举到面前,轻轻地亲吻着,亲吻着,颗颗泪珠滴在照片里排长刚毅的脸庞上。

“婚礼”结束,嫂子抱起覆盖着军旗的骨灰盒,抱得很紧很紧,好像与心爱之人相拥,生怕他跑掉。

这是一场想起来就让人泪流满面的婚礼!这场婚礼令我刻骨铭心! ②8

咏雪(外一首)

姜玉海

三九琼芳飘,
空灵任意雕。
梅香斜入画,
谁道雪清寥?

学诗有感
金秋诗社是我家,
觅仄敲平乐哈哈。
霜鬓童心耕雪雨,
醉时颇类点烟霞。

故乡的那缕炊烟

王雪奇

故乡的那缕炊烟
丝丝缕缕
像母亲头上的一缕白发
在那间老屋的上空
飘飘荡荡
老屋老得像个老人
墙壁的皱褶里藏满了沧桑
母亲与它一同
挽着那段拮据的日子
在风雨窸窣的岁月里
还有“嗷嗷待哺”的几张小嘴
熬过几十个春秋
故乡的那缕炊烟啊
缠缠绕绕
像一根割不断的亲情线
从故乡牵到他乡
纵有山山水水
始终与我相连
我看见 夕阳的余辉里
仍散发着的灰白
哦! 那是故乡的那缕炊烟

是一缕难忘的念想
一支烧火棍
架上一把柴草
在我的记忆里燃得
啪啪作响
这声声碎小的炸裂
就是来自人间绵延的烟火
锅灶曾经煮出
五谷的香味
把一群孩子喂养
一个黑窝头
把母亲粗糙的手印
留得清晰可见
像个清苦的符号
让我这辈子记住
老辈人生活的艰辛
啊! 谁能不食人间烟火
谁会忘掉那缕
缭绕在故乡的炊烟
无论身居何方
愿那缕炊烟永系我的心田

攥在手心的雪花(组诗)

路雨

攥住你
把你养在我的私密花园
方能感知生命的温度
我的掌心
有森林 有城堡 有宫殿
有安徒生笔下的公主

我想让你
躺在我温暖的掌心
以舞者的身份
做完青葱的梦

即使你隐遁了
即使你融化了
那轻如片羽的身影
给大地留下多少美好记忆
我摊开的手掌上
长满了春天的童话

融化的雪

已不再强势
落下来的时候
和同伴紧紧抱在一起
湿润洁白的胸膛贴紧大地
疲累虚脱的身旁
任由小草和树木
拱着你丰满的乳房
吮吸奶水

温暖的阳光
把你抚摸得消瘦
檐头挂满伤感的泪滴
一只鸟

在树杈上梳理光亮的羽毛
你突然变得
结构如此松散
经不起推敲

虚拟的梦在一点点瓦解
完整与否并不重要
该是回归江河湖海的时候了
你用血液浇灌的草木
萌发出了生命的迹象
来去匆匆的身影
穿刺在大地的深处
没留痕迹

多年以后的一场雪

多年以后的那场雪
依旧纷纷扬扬
或许我已经看不到了
不像眼前的这场雪
这么真实

多年以后
我像那些飘落的树叶
被厚厚的积雪覆盖
匿作粪泥
融入泥土

或许有人记得
或许早已被人遗忘
在一场雪的背后
总会有许多期许
与美好并存

乡戏

蔡德龙

在家看到全中国。

兰考人民立志志，
率先脱贫唱新歌；
举国上下反腐败，
去邪扶正民安乐；
青年男女学雷锋，
积极参军保祖国；
老人学习余太君，
保护环境乐呵呵；
工作队员下乡来，
精准扶贫贡献多。

幕落戏散人不散，
演员观众尽情说。
以前乡里唱大戏，
搭戏台得一天多。
如今党的政策好，
送戏开着舞台车。
一天三场演新戏，
文明鲜花遍祖国。
乡村永远跟党走，
小康路上不歇脚！